

大希庇阿斯篇

——論 美

對話人：苏格拉底

希庇阿斯

苏 只要老天允許，你朗誦大作時，我一定來聽。不過談到文章問題，你提醒了我須先要向你請教的一點。近來在一個討論會里，我指責某些東西丑，贊揚某些東西美，被和我對話的人問得無辭以對。他帶一點譏諷的口吻問我：“苏格拉底，你怎樣才知道什麼是美，什麼是丑，你能替美下一個定義么？”我由於愚笨，不能給他一個圓滿的答復。會談之後，我自怨自責，決定了以後如果碰見你們中間一個有才能的人，必得請教他，把這問題徹底弄清楚，然後再去找我的論敵，再和他作一番論戰。今天你來得正好，就請你把什麼是美給我解釋明白，希望你回答我的問題時要盡量精確，免得我再輸一次，讓我丟臉。你對於這個問題一定知道非常透徹，它在你所精通的學問中不過是一個小枝節。

希 苏格拉底，這問題小得很，小得不足道，我敢說。

苏 愈小我就愈易学习，以后对付一个論敌，也就愈有把握了。

希 对付一切的論敌都行，苏格拉底，否則我的學問就很平庸淺薄了。

苏 你的話真叫我开心，希庇阿斯，好象我的論敌沒有打就輸了。我想設身处在我的論敌的地位，你回答，我站在他的地位反駁，这样我可以学你应战，你看这个办法沒有有什么不方便吧？我有一个老习惯，爱提出反駁。如果你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我想自己来和你对辯，这样办，可以对問題了解更清楚些。

希 你就来对辯吧。那都是一样，我再告訴你，这問題简单得很；比这难得多的問題，我都可以教你怎样应战，教你可以把一切反駁者都不放在眼里。

苏 哈，老天，你的話真开心！你既然答应了，我就尽我的能力扮演我的論敌，向你提問題。你如果向这位論敌朗誦你剛才告訴我的那篇討論优美的事業的文章，他听你誦完之后，一定要依他的习惯，先盘問你美本身究竟是什么，他会这样說：“厄利斯的客人，有正义的人之所以是有正义的，是不是由于正义？”^① 希庇阿斯，现在就請你回答吧，假想盘問你的是那位論敌。

希 我回答，那是由于正义。

① 有了“正义”这么一个品质，个别的人得到这个品质，才成其为有“正义”的。正义是共相，个别的人有正义是殊相。

苏 那么，正义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希 当然。

苏 有学问的人之所以有学问，是由于学问；一切善的东西之所以善，是由于善？

希 那是很明显的。

苏 学问和善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发生效果，是不是？

希 它们都是真实的，毫无疑问。

苏 美的东西之所以美，是否也由于美？

希 是的，由于美。

苏 美也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希 很真实，这有什么难题？

苏 我们的论敌现在就要问了：“客人，请告诉我什么是美？”

希 我想他问的意思是：什么东西是美的？

苏 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希庇阿斯，他要问美是什么。

希 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分别呢？

苏 你看不出吗？

希 我看不出一点分别。

苏 我想你对这分别知道很多，只是你不肯说。不管怎样，他问的不是：什么东西是美的？而是：什么是美？请你想一想。

希 我明白了，我来告诉他什么是美，叫他无法反驳。什么是美，你记清楚，苏格拉底，美就是一位漂亮小姐。

苏 狗呀^①，回答的美妙！如果我对我的論敌这样回答，要针对他所提的問題作正确的回答，不怕遭到反駁嗎？

希 你怎么会遭到反駁，如果你的意見就是一般人的意見，你的听众都认为你說的有理？

苏 姑且承认听众这样說。但是請准許我，希庇阿斯，把你剛才說的那句話作为我說的，我的論敌要这样問我：“苏格拉底，請答复這個問題：如果你說凡是美的那些东西真正是美，是否有一个美本身存在，才叫那些东西美呢？”我就要回答他說，一个漂亮的年青小姐的美，就是使一切东西成其为美的。你以为何如？

希 你以为他敢否认你所說的那年青小姐美嗎？如果他敢否认，他不成为笑柄嗎？

苏 他当然敢，我的學問淵博的朋友，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至于說他会成为笑柄，那要看討論的結果如何。他会怎样說，我倒不妨告訴你。

希 說吧。

苏 他会这样向我說：“你真妙，苏格拉底，但是一匹漂亮的母馬不也可以是美的，既然神在一个預言里都稱贊过它？”你看怎样回答，希庇阿斯？一匹母馬是美的时候，能不承认它有美嗎？怎样能說美的东西沒有美呢？

希 你說的对，苏格拉底，神說母馬很美，是很有道理的。我

① 參看第 59 頁注二。

們的厄利斯就有很多的漂亮的母馬^①。

苏 好，他会說，“一个美的豎琴有沒有美？”你看我們該不該承认，希庇阿斯？

希 該承认。

苏 他还会一直問下去，我知道他的脾气，所以敢这样肯定。他要問：“亲爱的朋友，一个美的湯罐怎样？它不是一个美的东西嗎？”

希 这太不象話了，苏格拉底，这位論敌是什样一个人，敢在正經的談話里提起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他一定是一个粗俗汉！

苏 他就是这样的人，希庇阿斯；沒有受过好教育，粗鄙得很，除掉真理，什么也不关心。可是还得回答他的問題。我的临时的愚見是这样，假定是一个好陶工制造的湯罐，打磨得很光，做得很圓，燒得很透，象有两个耳柄的装二十公升的那种^②，它們确是很美的；我回答他說，假如他所指的是这种湯罐，那就要承认它是美的。怎样能不承认美的东西有美呢？

希 不可能否认，苏格拉底。

苏 他会說：“那么，依你看，一个美的湯罐也有美了？”

希 我的看法是这样：象这种东西若是做得好，当然也有它的美，不过这种美总不能比一匹母馬，一位年青小姐或是其

① 希庇阿斯是厄利斯人，厄利斯是希腊南部一个城邦，以产馬著名。

② 原文是“六康稽”。康稽是希腊的量名，每康稽約合三个半公升。

他真正美的东西的美。

苏 就让你这么說吧，希庇阿斯，如果我懂得不錯，我該这样回答他：“朋友，赫刺克立特^①說过，最美的猴子比起人来还是丑，你沒有明白这句话的真理，而且你也忘記，依學問淵博的希庇阿斯的看法，最美的湯罐比起年青小姐来还是丑。”你看是不是應該这样回答？

希 一点不錯，苏格拉底，答得頂好。

苏 他一定这样反駁：“苏格拉底，請問你，年青小姐比起神仙，不也象湯罐比起年青小姐嗎？比起神，最美的年青小姐不也就显得丑嗎？你提起赫刺克立特，他不也說过，在學問方面，在美方面，在一切方面，人类中學問最淵博的比起神来，不过是一个猴子嗎？”我們該不該承认，最美的年青小姐比起女神也还是丑呢？

希 这是无可反駁的。

苏 如果我們承认这一点，他就会笑我們，又这样問我：“苏格拉底，你还記得我的問題么？”我回答說：“你問我美本身是什么。”他又會問：“对这个問題，你指出一种美来回答，而这种美，依你自己說，却又美又丑，好象美也可以，丑也可以，是不是？”那样我就非承认不可了。好朋友，你教我怎样回答他？

希 就用我們剛才所說过的話，人比起神就不美，承认他說

① 赫刺克立特是公元前五世紀初希腊大哲学家，主張火为万物之源，世界常在流动的。

的对。

苏 他就要再向我說：“苏格拉底，如果我原先提的問題是：什么东西可美可丑？你的回答就很正确。但是我問的是美本身，这美本身把它的特质傳給一件东西，才使那件东西成其为美，你总以为这美本身就是一个年青小姐，一匹母馬，或一个豎琴嗎？”

希 对了，苏格拉底，如果他所問的是那个，回答就再容易不过了。他想知道凡是东西加上了它，得它点綴，就显得美的那种美是什么。他一定是个傻瓜，对美完全是門外汉。告訴他，他所問的那种美不是別的，就是黄金，他就会无話可說，不再反駁你了。因为誰也知道，一件东西纵然本来是丑的，只要鑲上黄金，就得到一种点綴，使它显得美了。

苏 你不知道我的那位論敌，希庇阿斯，他爱吹毛求疵，最不容易应付。

希 管他的脾气怎样！面对着真理，他不能不接受，否則就成为笑柄了。

苏 他不但不接受我的答复，还会和我开玩笑，这样問我：“你瞎了眼睛嗎？把菲狄阿斯①当作一个凡庸的雕刻家？”我想應該回答他說，沒有这回事。

希 你是对的，苏格拉底。

① 菲狄阿斯是希腊的最大的雕刻家，公元前五世紀人，雅典娜女神象是他的杰作之一。

苏 当然。但是我既承认了菲狄阿斯是一个大艺术家，他就要問下去：“你以为菲狄阿斯不知道你所說的那种美嗎？”我問他：“你为什么这样說？”他会回答：“他雕刻雅典娜的象，沒有用金做她的眼或面孔，也沒有用金做她的手足，虽然依你的看法，要使她显得更美些，就非用金不可。他用的却是象牙，显然他犯了錯誤，是由于不知道金子鑲上任何东西就可以使它美了。”希庇阿斯，怎样回答他？

希 很容易回答，我們可以說，菲狄阿斯並沒有錯，因为我认为象牙也是美的。

苏 他就会說：“他雕两个眼珠子却不用象牙，用的是云石，使云石和象牙配合得很恰当。美的石头是否也就是美呢？”我們該不該承认，希庇阿斯？

希 如果使用得恰当，石头当然也美。

苏 用得不恰当，它就会丑？我們是否也要承认这一点？

希 應該承认，不恰当就丑。

苏 他会問我：“学問淵博的苏格拉底，那么，象牙和黄金也是一样，用得恰当，就使东西美，用得不恰当，就使它丑，是不是？”我們是否要反駁，还是承认他对呢？

希 承认他对，我們可以說，使每件东西美的就是恰当。

苏 他会問我：“要煮好蔬菜，哪个最恰当，美人呢，还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湯罐呢？一个金湯匙和一个木湯匙，又是哪个最恰当呢？”

希 苏格拉底，这是什样一个人！你肯把他的名字告訴我么？

苏 就是告訴你，你还是不知道他。

希 至少我知道他是簡直沒有受过教育的。

苏 他簡直討人嫌，希庇阿斯！不管怎样，我們怎么回答他呢？对于蔬菜和湯罐，哪一种湯匙最恰当呢？木制的不是比較恰当么？它可以叫湯有香味，不致打破罐子，潑掉湯，把火弄灭，叫客人有一样美味而吃不上口；若是用金湯匙，就难免有这些危險。所以依我看，木湯匙比較恰当，你是否反对这个看法？

希 它当然比較恰当。不过我不高兴和提出这样問題的人討論。

苏 你很对，朋友。这种粗話实在不配让象你这样一个人听，你穿得这样好，全希腊都欽佩你的學問。至于我咧，我倒不介意和这种人接触。所以我求你为着我的益处，預先教我怎样回辯。他会問我：“木湯匙既然比金湯匙恰当，而你自己既然又承认，恰当的要比不恰当的較美，那么，木湯匙就必然比金湯匙較美了，是不是？”希庇阿斯，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否认木湯匙比金湯匙較美呢？

希 你要我說出你該給美下什样定义，免得你再听他胡說八道嗎？

苏 对的，不过先請你告訴我怎样回答他的問題：木湯匙和金湯匙哪种最恰当，最美？

希 如果你高兴，回答他說木湯匙最恰当，最美。

苏 現在要請你把你的話說明白一点。如果我回答他說过美

就是黃金，現在又承認木湯匙比金湯匙美，我們好象看不出金在哪方面比木美了。不過就現在說，你看什麼才是美呢？

希 我就要告訴你。如果我懂的不錯，你所要知道的是一種美，從來對任何人不會以任何方式顯得是丑？

蘇 一點也不錯，這回你很正確地抓住我的意思了。

希 聽我來說，如果他再反駁，那就算我糊塗了。

蘇 老天呀，請你快點說出來。

希 我說，對於一切人，無論古今，一個凡人所能有的最高的美就是家里錢多，身體好，全希臘人都尊敬，長命到老，自己替父母舉行過隆重的喪禮，死後又由子女替自己舉行隆重的喪禮。

蘇 呵，呵！希庇阿斯，這番話真高妙，非你說不出來！凭着赫拉天后，我欽佩你，這樣好心好意地盡你的力量來替我解圍。但是我們的論敵却毫不動心，他要嘲笑我們，大大地嘲笑我們，我敢說。

希 那是無理的嘲笑，蘇格拉底。如果他沒有話反駁而只嘲笑，那是他自己丟人，聽眾們會嘲笑他。

蘇 你也許說的對，可是我怕你的回答還不僅引起他的嘲笑。

希 還會引起什麼？

蘇 他身邊也許碰巧帶了一個棍子，如果我跑得不够快，他一定要打我。

希 什麼？這家伙是你的主人嗎？他能打你不要上法庭判罪

嗎？雅典就沒有王法了嗎？公民們就可以互相毆打，不管王法嗎？

苏 怕的倒不是這些。

希 那麼，他打你打得不對，就該受懲罰。

苏 不是那樣，希庇阿斯，並非打得不對；如果我拿你的話來回答他，我相信他就很有理由可以打我。

希 蘇格拉底，听你說出這樣話，我倒也很相信他很有理由可以打你！

苏 我可不可以告訴你，我為什麼認為剛才那番回答該挨棍子？你也要不分皂白就打我嗎？你肯不肯听我來說？

希 若是我你不准你說話，我就罪該萬死了。你有什么說的？

苏 让我來說明，還是用剛才那個辦法，就是站在我的論敵的地位來說話，免得使他一定要向我說的那些冒昧唐突的話看來象是我向你說的。他會問我：“蘇格拉底，你唱了這一大串贊歌^①，所答非所問，若是打你一頓，算不算冤枉？”我回答說：“這話從何說來？”他會說：“你問我從何說來？你忘記了我的問題嗎？我問的是美本身，這美本身，加到任何一件事物上面，就使那件事物成其為美，不管它是一塊石頭，一塊木頭，一個人，一個神，一個動作，還是一門學問。我提到美本身，是一個個字說得很清楚响亮的，我並沒有想到听我說話的人是一塊頑石，既沒有耳

① 贊歌指上文希庇阿斯所說的“錢多身體好受尊敬”那段話。

朵，又没有脑筋！”你别生气，希庇阿斯，如果这时候我被他吓唬倒了，向他說：“可是給我替美下这样定义的是希庇阿斯呀！我向他提的問題正和你所提的一模一样，問的正是不拘那一种时境的美。”你怎么說？你願不願我这样回答他？

希 象我所給它的定义，美是而且将来也还是对于一切人都美的，这是无可辯駁的。

苏 我的論敌会問：“美是否永远美呢？”美應該是永远美吧？

希 当然。

苏 现在是美的在过去也常是美的？

希 是的。

苏 他会問我：“依厄利斯的客人看，对于阿喀琉斯來說，美是否就是随着他的祖先葬下地呢？对于他的祖先埃阿科斯①，对于一切其他神明之冑的英雄們，对于神們自己，美是否也是如此呢？”

希 你說的是什麼怪話？真該死！你那位論敌所提的問題太无礼了②！

苏 你要他怎样呢？对这問題回答“是”，是否就比較有礼呢？

希 也許。

① 阿喀琉斯在特洛亚戰爭中战死，所以葬在異国。他的祖先埃阿科斯据說是天神宙斯的儿子，死后做了阴間三判官之一。

② “太无礼”原文有“大不敬”“瀆神”的意思。因为苏格拉底提到神和英雄。

苏 他会說：“也許，你說在任何时对于任何人，美就是自己葬父母，子孙葬自己，你这番話也許就也是无礼，”要不然，就要把赫刺克勒斯①以及我們剛才所提名的那些人作为例外，是不是？

希 我向来沒有指神們呀！

苏 看来象也沒有指英雄們？

希 沒有指英雄們，他們是神們的子孙。

苏 此外一切人都包括在你的定义里？

希 一点不錯。

苏 那么，依你的看法，对于象坦塔罗斯，达达諾斯，仄托斯那样的人是有罪的，不敬的，可耻的事，对于象珀罗普斯以及和他出身相似的那样人却是美的②？

希 我的看法是这样。

苏 他就会說：“从此所得出的結論就和你原来的意見相反了，自己葬了祖先，以后又让子孙葬自己，这一件事有时候对于某些人是不光荣的；因此，把这件事看成在一切时境都是美的，比起我們从前所举的年青小姐和湯罐的例，同样犯着时而美时而丑的毛病，而且更滑稽可笑。苏格拉底，你显然对我老是不能答得恰如所問，我的問題是：

① 赫刺克勒斯是希腊神話中最大的力士，也是宙斯的儿子。

② 据希腊神話，坦塔罗斯，达达諾斯，仄托斯都是宙斯的儿子，珀罗普斯是坦塔罗斯的儿子，宙斯的孙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說：自己葬父母，子孙葬自己，这件事对于神和英雄有时光荣，有时不光荣。

美是什么？”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依你的話去回答他，他要向我說的討厭的話就大致如此，並不見得无理。他向我說話，通常是用這樣的口吻；有時他好像憐惜我笨拙無知，對他所提的問題自己提出一個答案，向我提出一個美的定義，或是我們所討論的其他事物的定義。

希 他怎樣說，說給我听听，苏格拉底。

苏 他向我說：“苏格拉底，你真是一個奇怪的思辨者，別再給這種回答吧，它太簡單，太容易反駁了。再回頭把先前你所提的而我們批判過的那些美的定義，挑一個出來看看。我們說過：黃金在用得恰當時就美，用得不恰當時就丑，其他事物也是如此。現在就來看看這‘恰當’觀念，看看什麼才是恰當，恰當是否就是美的本質。”每次他向我這樣談論，我都無辭反駁。只好承認他對。希庇阿斯，你看美是否就是恰當的？

希 這和我的看法完全一樣，苏格拉底。

苏 還得把它研究一番，免得又弄錯了。

希 我們來研究吧。

苏 姑且這樣來看：什麼才是恰當？它加在一個事物上面，還是使它真正美呢？還是只使它在外表上顯得美呢？還是這兩種都不是呢？

希 我以為所謂恰當，是使一個事物在外表上顯得美的。舉例來說，相貌不揚的人穿起合式的衣服，外表就好看起來了。

苏 如果恰当只使一个事物在外表上現得比它实际美，它就会只是一种錯觉的美，因此，它不能是我們所要寻求的那种美，希庇阿斯；因為我們所要寻求的美是有了它，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犹如大的事物之所以成其为大，是由于它們比起其他事物有一种质量方面的优越，有了这种优越，不管它們在外表上什样，它們就必然是大的。美也是如此，它應該是一切美的事物有了它就成其为美的那个品质，不管它們在外表上什样，我們所要寻求的就是这种美。这种美不能是你所說的恰当，因为依你所說的，恰当使事物在外表上現得比它們实际美，所以隱瞞了真正的本质。我們所要下定义的，象我剛才說过的，就是使事物真正成其为美的，不管外表美不美。如果我們要想发見美是什么，我們就要找这个使事物真正成其为美的。

希 但是恰当使一切有了它的事物不但有外表美，而且有实际美，苏格拉底。

苏 那么，实际美的事物在外表上就不能不美，因為它們必然具备使它們在外表上現得美的那种品质，是不是？

希 当然。

苏 那么，希庇阿斯，我們是否承认一切事物，包括制度习俗在內，如果在实际上真正美，就会在任何时代都被輿論一致公认其为美呢？还是恰恰与此相反，無論在人与人，或国与国之中，最不容易得到人們賞識，最容易引起辯論和爭执的就是美这問題呢？

希 第二个假定是对的，苏格拉底，美最不容易賞識。

苏 如果实际离不开外表——这是当然的——如果承认恰当就是美本身，而且能使事物在实际上和在外表上都美，美就不應該不易賞識了。因此^①，恰当这个品质如果是使事物在实际上成其为美的，它就恰是我們所要寻求的那种美，但是也就不会是使事物在外表上成其为美的。反之，如果它是使事物在外表上成其为美的，它就不会是我們所寻求的那种美。我們所要寻求的美是使事物在实际上成其为美的。一个原因不能同时产生两种結果，如果一件东西使事物同时在实际上和外表上美（或具有其他品质），它就不会是非此不可的唯一原因。所以恰当或是只能产生实际美，或是只能产生外表美，在这两个看法中我們只能选一个。

希 我宁願采取恰当产生外表美的看法。

苏 哎哟，美又从我們手里溜脫了，希庇阿斯，簡直沒有机会可以認識它了，因为照剛才所說的，恰当并不就是美。

希 呃，倒是真的，苏格拉底，这却出我意料之外。

苏 無論如何，我們还不能放松它。我看我們还有希望可以抓住美的真正的本质。

希 一定有希望，苏格拉底，而且不难达到。只要让我有一点時間一个人来想一想，我就可以給你一个再精确不过的

① 因为美不易賞識，实际美与外表美并不是一事。

答案。

苏 請做一点好事，別尽在希望，希庇阿斯。你看这討厭的問題已經給我們很多的麻煩了；当心提防着不_レ让它发脾气，一霎就溜走不回来。但是这只是我的过虑，对于你，这問題是非常容易解决的，只要你一个人去清静靜地想一想。不过还是請你別走，当着我的面来解决这問題；并且如果你情願，和我一道来研究。如果我們找到了答案，大家都好；如果找不到，我就活該认輸，你就可以离开我好去破这个謎語。并且在一块儿解决还有这一点便利，就是我不会去麻煩你，追問你一个人找到的答案究竟是什么样。我提出一个美的定义，你看它如何，我說——請你专心听着，別让我說廢話——我說，在我們看，美就是有用的。我是这样想起来的，我們所认为美的眼睛不是看不见东西的眼睛，而是看得很清楚，可以让我们用它們的。你看对不对？

希 对。

苏 不仅眼睛，整个身体也是如此，如果它适宜于賽跑和角斗，我們就认为它美。在动物中，我們說一匹馬，一只公鸡或一只野鸡美，說器皿美，說海陆交通工具，商船和战船美，我們說乐器和其他技艺的器具美，甚至于說制度习俗美，都是根据一个原則：我們研究每一件东西的本质，制造和現狀，如果它有用，我們就說它美，說它美只是看它有用，在某些情境可以帮助达到某种目的；如果它毫无

用处，我們就說它丑。你是否也这样看，希庇阿斯？

希 我也这样看。

苏 我們可否就肯定凡是有用的就是頂美的呢？

希 我們可以这样肯定，苏格拉底。

苏 一件东西有用，是就它能发生效果來說，不能发生效果就是无用，是不是？

希 一点不錯。

苏 效能就是美的，无效能就是丑的，是不是？

希 当然。許多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政治。在国家里發揮政治的效能就是一件最美的事，无效能就是頂可耻的。

苏 你說的頂对。凭老天爷，如果这是对的，知識就是最美的，无知就是最丑的，是不是？

希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

苏 別忙，好朋友，想起这話的意义，我又有些駭怕了。

希 又有什么可駭怕的，苏格拉底？这回你的思路很正确了。

苏 我倒願如此。但是請帮我想一想这个問題：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既沒有知識，又沒有能力，他能否去做它？

希 沒有能力做就是不能做，那是很显然的。

苏 凡是做錯了的，凡是在行为或作品中做的不好，尽管他們原来想做好的，也总算是做了，若是他們对于所做的沒有能力，他們就不会把它做出来，是不是？

希 当然。

苏 可是人們之所以能做一件事，是因为他們的能力而不是因为他們的无能力。

希 不是因为无能力。

苏 所以要做一件事，就要有能力。

希 不錯。

苏 但是所有的人們从幼小时起，所做的就是坏事多于好事，想做好而做不到。

希 真是这样。

苏 那么，这种做坏事的能力，这种虽是有用而用于坏目的的事情，我們叫它們美还是叫它們丑呢？

希 当然是丑的，苏格拉底。

苏 因此，有能力的和有用的就不能是美本身了？

希 能力應該用于做好事，有用應該是对好事有用。

苏 那么，有能力的和有用的就是美的那个看法就留不住了。我們心里原来所要說的其实是：有能力的和有用的，就它們实现某一个好目的來說，就是美的。

希 我是这样想。

苏 这就等于說，有益的也就是美的，是不是？

希 当然。

苏 所以美的身体，美的制度，知識以及我們剛才所提到的許多其他东西，之所以成其为美，是因为它們都是有益的？

希 显然如此。

苏 因此，我們认为美和益是一回事。

希 毫無疑問。

苏 所謂有益的就是产生好結果的？

希 是。

苏 产生結果的叫做原因，是不是？

希 当然。

苏 那么，美是好（善）的原因？

希 是。

苏 但是原因和結果不能是一回事，希庇阿斯，因为原因不能是原因的原因。想一想，我們不是已經承认原因是产生結果的嗎？

希 是。

苏 結果是一种产品，不是一个生产者？

希 的确。

苏 产品和生产者不同？

希 不同。

苏 所以原因不能产生原因，原因只产生由它而来的結果。

希 很对。

苏 所以如果美是好（善）的原因，好（善）就是美所产生的。我們追求智慧以及其他美的东西，好象就是为着这个緣故。因为它們所产生的結果就是善，而善是值得追求的。因此，我們的結論應該是：美是善的父亲。

希 好的很，你說的真好，苏格拉底。

苏 还有同样好的話咧：父亲不是儿子，儿子不是父亲。

大希庇阿斯篇

希 一点不错。

苏 原因不是结果，结果也不是原因。

希 那是无可辩驳的。

苏 那么，亲爱的朋友，美不就是善，善也不就是美。我们的推理是否必然要生出这样一个结论呢？

希 凭宙斯，我看不出有旁的结论。

苏 我们是否甘心承认美不善而善不美呢？

希 凭宙斯，我却不甘心承认这样话。

苏 好的很，希庇阿斯！就我来说，在我们所提议的答案之中，这是最不圆满的一个。

希 我也是这样想。

苏 那么，我恐怕我们的美就是有用的，有益的，有能力产生善的那一套理论实在都是很错误的，而且比起我们原来的美就是漂亮的年青小姐或其他所提到的东西那些理论，还更荒谬可笑。

希 真是这样。

苏 就我来说，我真不知道怎样办才好，我头脑弄昏了。希庇阿斯，你可想出了什么意思？

希 暂时却没有想出什么。但是我已经说过了，让我想一想，我一定可以想得出来。

苏 但是我急于要知道，不能等你去想。对了，我觉得我找到了一点线索。请注意一下，假如我们说，凡是产生快感的——不是任何一种快感，而是从眼见耳闻来的快

感——就是美的，你看有没有反对的理由？希庇阿斯，凡是美的人，颜色，图画和雕刻都经过视觉产生快感，而美的声音，各种音乐，诗文和故事也产生类似的快感，这是无可辩驳的。如果我们回答那位固执的论敌说，“美就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他就不能再固执了。你看对不对？

希 在我看，苏格拉底，这是一个很好的美的定义。

苏 可是还得想一想，如果我们认为美的是习俗制度，我们能否说它们的美是由视听所生的快感来的呢？这里不是有点差别吗？

希 苏格拉底，我们的论敌也许见不出这个差别。

苏 狗呀，至少我自己的那位论敌会见出，希庇阿斯，在他面前比在任何人面前，想错了或说错了，都使我更觉得羞耻。

希 这是什么人？

苏 这就是苏弗若尼斯的儿子苏格拉底，就是他不容许我随便作一句未经证实的肯定，或是强不知以为知。

希 说句老实话，既然你把你的看法说出了，我也可以说，我也认为制度是有点差别，不是由视觉听觉产生的快感。

苏 别忙，希庇阿斯，正在相信逃脱困难了，我恐怕我们又象刚才一样，又遇到同样的困难。

希 这话怎样说，苏格拉底？

苏 我且来说明我的意思，不管它有没有价值。关于习俗制

度的印象也許还是从听觉和视觉来的。姑且把这一层放下不管，把美看作起于这种感觉的那个理论还另有困难。我的论敌或旁人也許要追问我们：“为什么把美限于你们所说的那种快感？为什么否认其他感觉——例如饮食性欲之类快感——之中有美？这些感觉不也是很愉快吗？你们以为视觉和听觉以外就不能有快感吗？”希庇阿斯，你看怎样回答？

希 我们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一切感觉都可以有很大的快感。
苏 他就会问：“这些感觉既然和其他感觉一样产生快感，为什么否认它们美？为什么不让它们有这么一个品质呢？”我们回答：“因为我们如果說味和香不仅愉快，而且美，人人都会拿我们做笑柄。至于性欲，人人虽然承认它发生很大的快感，但是都以为它是丑的，所以满足它的人们都瞒着人去做，不肯公开。”对这番话我们的论敌会回答说：“我看你们不敢說这些感觉是美的，只是怕大众反对。但是我所要问你的并不是大众看美是怎样，而是美究竟是怎样。”我们就只有拿刚才那番话来回答說：“美只起于听觉和视觉所生的那种快感。”希庇阿斯，你是維持这个說法，还是改正我们的答案呢？

希 应该維持我們的說法，苏格拉底，不能更改。

苏 他会說：“好，美既然是从听觉和视觉来的快感，凡是不属于这类快感的显然就不能算美了？”我们是否同意呢？

希 同意。

苏 他会說：“听觉的快感是否同时由视觉和听觉产生，视觉的快感是否也是如此？”我們說，不然，这两种原因之一所产生的快感不能同时由这两种原因在一起来产生。我想你的意思也是如此，我們所肯定的是这两种快感每种是美，所以两种都是美。是不是應該这样回答他？

希 当然。

苏 他就会說：“那么，一种快感和另一种快感的差別是否在它們的愉快性上面？問題并不在这一种快感比另一种快感大或小，强或弱，而在它們的差別是否在一种是快感而另一种不是快感。”我們不以为差別在此，是不是？

希 是的。

苏 他会說：“那么，你們在各种快感中单选出视听这两种来，就不能因为它們是快感。是不是因为你們在这两种快感中看出一种特质是其他快感所沒有的，你們才說它們美呢？视觉的快感显然不能只因为是由视觉产生的就成其为美，如果是这样，听觉的快感就沒有成其为美的理由，因为不是由视觉产生的。”我們对这話是否同意？

希 同意。

苏 “同理，听觉的快感也不能只为是由听觉来的就成其为美，如果是这样，视觉的快感也就沒有成其为美的理由，因为不是由听觉产生的。”希庇阿斯，我們是否承认这人說的对呢？

希 很对。

苏 他就会說：“可是你們說，視覺和听觉的快感就是美。”我們要承认說过这样話。

希 不錯。

苏 “那么，視覺和听觉的快感應該有一个共同性质，由于有这个共同性质，单是視覺的快感或听觉的快感因而美，两种快感合在一起来說，也因而美。若是沒有这个共同性质，它們或分或合，都不能成其为美了。”請你把我当作那人，来回答这問題。

希 我回答說，我看他的話是对的。

苏 一种性质是这两种快感所共同的，而就每种快感单独來說，却沒有这种性质，这种性质能否是原因，使它們成其为美呢？

希 你这話怎样說，苏格拉底？两种东西分开来各所沒有的性质，合起来如何就能公有那个性质呢？

苏 你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嗎？

希 我不能思議这样的东西的性质。

苏 說的很好，希庇阿斯。就我来說，我觉得我窺見一种东西，象你所认为不可能的。不过我看的不清楚。

希 不能有这样的东西，苏格拉底，你一定看錯了。

苏 可是我确实望見一些影象。但是我不敢自信，因为这些影象既然不能让你看見；你是什样人，我是什样人，你凭你的學問賺的錢比当代任何人都多，而我却从来沒有賺
• 过一文錢。不过我頗怀疑你是否在認真說話，是否在欺

哄我来开玩笑，因为这些影象在我面前現得既活跃而又众多。

希 苏格拉底，你有一个方法来測驗我是否在开玩笑，那就是，对我說明你以为你看見的究竟是怎样，你就会发見你所說的話荒誕无稽了。你永远不可能发見一个性质不是你或我单独所沒有的，却是你和我所共同有的。

苏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希庇阿斯？你也許是对的，可是我不懂得。无论如何，我姑且說明我的想法。在我看，我从来没有而現在也沒有的一种性质，就你說，也是你从来没有而現在也沒有的，却可以由你和我两人公有。反过來說，我們两人所公有的，可以是我或你单独所沒有的。

希 你象一个占卜家在說話，比剛才更玄。想一想，如果我們俩都公正，不是你公正我也公正？同理，如果我們俩都不公正，或是身体都好，不是你如此我也如此？反过來說，如果你是病了，受了伤，挨了打，或是遭遇另一件事，而我也正是如此，不是我們俩都是如此么？再举例子來說，假如我們俩都是金，銀，或象牙，或者說，都是高貴的，有學問的，受人尊敬的，老的或少的，或是具有人性的任何其他屬性，那么，你和我分开來說，不是各具有这些屬性嗎？

苏 当然。

希 苏格拉底，你和你的對話人們，你們这批人看事物，向来不能統观全局。你們把美或真实界其他部分分析开，让它孤立起来，于是把它敲敲，看它的声音是真是假。就是

因为这个緣故，你們捉摸不住各种本质融貫周流的那个偉大眞实界。在目前，你就犯了这个严重的錯誤，以至于想入非非，以为一种性质可以屬於二而不屬於二之中各一，反之，屬於二之中各一的可以不屬於二。你們老是这样，沒有邏輯，沒有方法，沒有常識，沒有理解！

苏 我們确实如此，希庇阿斯，象諺語所說的，一个人能什样就是什样，不是願什样就是什样。幸好你的警告不断地使我們明白。我現在可不可以在等待你的忠告的时候，就我們这批人的荒謬再給你一个例证呢？我可不可以把我們对这問題的意見說給你听听呢？

希 你不用說，我就知道你要說什麼，苏格拉底，因为我对于凡是說話的人們每一个都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你还是可以說下去，只要你高兴。

苏 我倒是高兴要說。在向你領教以前，亲爱的朋友，我們这批人荒謬的很，相信在你和我两人之中，每个人是一个，因此就不是我們俩在一起时那样的，因为在一起我們是两个，不是一个。我們的荒謬看法就是如此。現在，我們从你所听到的是这样：如果在一起我們是两个，我們俩中間每一个人就絕對必然也是两个；如果分开来每一个人是一个，两人在一起也就是一个。依希庇阿斯先生所說的十全十美的本质論，結論就不能不如此，全体什样，部分也就什样；部分什样，全体也就什样。希庇阿斯，你算是把我說服了，我再也无話可說了。不过我还想請教一句，

好提醒我的记忆：你和我两人是不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两个？

希 你这是什么话，苏格拉底？

苏 我这话就是我这话。请告诉我：我们俩之中每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是一个”这个属性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特征？

希 毫无疑问地，是。

苏 如果每一个人是一个，他就不成双，你当然明白单位不成双吧？

希 当然。

苏 我们俩，由两个单位组成的，就不成双吗？

希 没有这个道理，苏格拉底。

苏 因此，我们俩是双数，对不对？

希 很对。

苏 从我们俩是双数，可否得到我们每一个人 是双数的结论？

希 当然不能。

苏 那么，一双不必定有一个的性质，一个不必定有一双的性质，这不是正和你原来所说的相反吗？

希 在这一个事例中倒是不必定，但是在我原来所说的那些事例中却都是必定的。

苏 那就够了，希庇阿斯，我们姑且说，这一个事例是象我们所说的，其他事例却不然。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讨论的出发点，你该记得我原来说的是：在视觉和听觉所产生的快感

中，美并不由于这两种快感中某一种所特有，而两种合在一起所没有的那种性质；它也不由于这两种快感合在一起所公有，而其中任何一种快感所没有的那种性质；所需要的那种性质必须同时属于全体，又属于部分，因为你承认过，这两种快感分开来是美，合在一起也是美，就是说，美在部分，也在全体。从此我推到一个结论：如果这两种快感都美，那美是由于这种有，另一种也有的那种性质，不是由于只有这种有，而另一种却没有的那种性质。现在我还是这样看。再问你一次：如果视觉和听觉的两种快感都美，就合在一起来说可以，就分开来说也可以——那么，使它们成其为美的那种性质是否同时在全体（两种合在一起），也在部分（两种分开）？

希 当然。

苏 使它们成其为美的是否就是它们每一种是快感，两种合在一起也还是快感那个事实？快感既是美的原因，它能使视听两种快感美，为什么就不能使其他各种快感也同样美，既然它们同样是快感？

希 我还记得这番话。

苏 但是我们宣布过，这两种快感之所以成其为美，是由于它们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

希 我们是这样说的。

苏 请看我的推理是否正确。如果我记得不错，我们说过美就是快感，不是一切快感，而是由视听来的快感。

希 不錯。

苏 但是“由視听来的”这个性质只屬於两种合在一起，不屬於单独的某一种，因为象我們剛才所見到的，单独一个不是由双組成的，而双却是由单独的部分組成的。是不是？

希 一点也不錯。

苏 使每一个成其为美的就不能是不屬於每一个的：“成双”这个性质却不屬於每一个。所以在我們的設論中，双就其为双來說，可以称为美，而单独的每一个却可以不美。这个推理綫索不是很謹严么？

希 看来它是很謹严的。

苏 那么，我們可不可以就說：美的是双，每部分却不然？

希 你看有沒有可以反駁这个結論的？

苏 我看到的反駁在此：在你所列举的那些事例中，某些事物有某些性质，而这些性质，我們常見到，屬於全体的也就屬於部分，屬於部分的也就屬於全体。是不是？

希 是。

苏 在我所举的事例中却不然，其中之一就是一双和一个的例。对不对？

希 很对。

苏 那么，希庇阿斯，在这两类事例中，美屬於哪一类？屬於你所說的那一类吧？你說过，如果我强壮你也强壮，我們俩就都强壮；如果你公正我也公正，我們俩就都公正；如果我們俩都公正，就是你公正我也公正；同理，如果你美我

也美，我們倆就都美；如果我們倆都美，就是你美我也美。但是此外还另有一个可能，美可能象数目，我們說過，全体是双，部分可成双可不成双；反之，部分是分数，全体可以是分数可以是整数，由此例推，我想到許多其他事例。在这两类事例中我們把美放在哪一类呢？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想，依我想，如果說我們倆都美而两人之中却有一个不美，或是說你美我也美，而我們倆却不美，这一类的話未免太荒謬了。你的看法如何？

希 我的看法就是你的看法，苏格拉底。

苏 那就更好了，因為我們用不着再討論下去了。美既然屬於我們所說的那一类，視覺和听觉的快感就不是美本身了。因为如果这快感以美賦与視覺和听觉的印象，它所賦与美的就只能是視听两种感觉合在一起，而不能单是視覺或单是听觉。可是你已經和我承认过，这个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希 我們确是这样承认过。

苏 这个結論既然不能成立，美就不能是視覺和听觉所生的快感了。

希 这是不錯的。

苏 我們的論敌会說：“你的路既然走錯了，再从头走起吧。你把这两种快感看作美，把其他快感都不看作美，使它們成其为美的究竟是什么呢？”希庇阿斯，我想我們只能这样回答：这两种快感，無論合在一起說，或是分开來說，都

是最純潔无疵的，最好的快感。你还知道有什么其他性质，使它們显得与众不同么？

希 不知其他，它們真是最好的快感。

苏 他就会說：“那么，依你們看，美就是有益的快感了？”我要回答是，你怎样想？

希 我和你同意。

苏 他还要說：“所謂有益的就是产生善的。可是我們剛才已經看到，原因和結果是两回事，你現在的看法不是又回到原路嗎？美与善既然不同，善不能就是美，美也不能就是善。”希庇阿斯，如果我們聰明，最好就完全承认他這話，因为真理所在，不承认是在所不許的。

希 但是說句真話，苏格拉底，你看这一番討論怎样？我还要維持我原来所說的，这种討論只是支离破碎的咬文嚼字。美没有什么別的，只要能在法院，議事会，或是要办交涉的大官員之前，发出一篇美妙的能說服人的議論，到了退席时賺了一笔大錢，既可以自己享受，又可以周济亲友，那就是美。这才是值得我們下工夫的事业，不是你們的那种瑣屑的强詞夺理的勾当。你應該丟开这种勾当，不要老是胡說八道，让人家把你看作傻瓜。

苏 我的亲爱的希庇阿斯，你是一位幸福的人，你知道一个人所宜做的事业，而且把那事业做得頂好，据你自己說。我哩，好象不知道遭了什么天譴，永远在迟疑不定中东西乱窜。我把我的疑惑摆出来让你们學問淵博的先生們看

时，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你们臭骂一顿。你们说，象你自己刚才所说的，我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些荒谬的，琐屑的，没有意思的。受了你们的教训的启发之后，我也跟你们一样说，一个人最好是有本领在法院或旁的集会上，发出一篇好议论，产生一种有利的结果，我这样说时又遭我的周围一些人痛骂，尤其是老和我讨论，老要反驳我的那位论敌。这人其实不是别人，是我的一个至亲骨肉，和我住在一座房子里。我一回到家里，他一听到我说起刚才那番话，他就问我知道不知道羞耻，去讲各种生活方式的美，连这美的本质是什么都还茫然无知。这人向我说：“你既然不知道什么才是美，你怎么能判断一篇文章或其他作品是好是坏？在这样蒙昧无知的状态中，你以为生胜于死么？”你看我两面受敌，又受你们的骂，又受这人的骂。但是忍受这些责骂也许对于我是必要的；它们对于我当然有益。至少是从我和你们俩的讨论中，希庇阿斯，我得到了一个益处，那就是更清楚地了解一句谚语：“美是难的。”

根据 A. Croiset 译，未见完全的英译本，只有 Carritt 在《美的哲学》里选译了几段。